

# 论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方法论自觉

蒋显荣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话语是语言的互动和文本的生成与延展。从思想内容和话语形式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需要厘清诸多问题:如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什么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如何提出?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表达?进而从应对这些问题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方法论自觉。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话题,马克思主义话题是从“人民群众的需要”中概括而来,是对实践问题的聚焦性抽象;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不仅是用一般原理解释新问题的表达,而且是话题对接实践问题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的表述;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是怎么说、说什么的问题,讲原理、出新话、宣讲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术语革命”是根据时代变化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或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为新的实践服务,术语标志着理论成熟,术语转为话题标志着术语为大众所接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术语革命的价值旨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话题;话语表达;术语革命;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4-0001-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4.001

## On the 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Marxist Discourse Innovation

Jiang Xianro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is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gene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ex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discourse form, innovation in Marxist discourse requires clarification in many issues, such as its causes, the way that its topics are raised, how it is expressed, and so on. In turn,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can be extracted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aling with these issue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topic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to defend their privileged interests, the topic of Marxism is summarized from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comes from the focused abstraction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The express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is not only about explaining new problems with general principles, but also about new ideas and new theories formed by the topics dealing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It refers to how to say and what to say, and its method lies in telling principles, new words, and proclaiming Marxism in the new era. Marxist "terminology revolution" is to constantly put forward new concepts and new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or transform the original concept categories to serve new practice. Terminology marks the maturity of the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topic marks its acceptance by the public, which is precisely the value of Marxist terminology revolution.

**Key words:** Marxism; discourse innovation; topic; discourse expression; terminology revolution; methodology

收稿日期:2023-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KS061)

作者简介:蒋显荣(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sup>[1]</sup>。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话语创新是围绕思想内容和话语形式的关系而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内容上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sup>[2]</sup>。相应地,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就是基于新时代具体实践表现这一内容,这其中有着诸多的理论问题值得研究:如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什么需要创新?如何从时代之间凸显马克思主义话题?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如何构成、如何表达?马克思主义术语如何创新?本文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探讨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方法论。

###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需要创新

马克思主义话语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场域和世界视域表达出来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文本及语言体系,这一体系与世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需要民族化时代化的新表达;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民族化时代化以及新成果新飞跃也需要新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认识这一必要性是有意识进行创新的前提。

第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需要话语创新。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首次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命题,倡导哲学话语要说中国话,说老百姓的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提出要反对形式主义的话语窠臼,“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3]</sup>。“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是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文本语言转化为中国语言、为老百姓的语言。通过话语的渗透和传递,使马

克思主义为群众所掌握,并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民族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本所揭示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需要与新时代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结合需要不断生成“民族化”语言的新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话语创新。“话语”(discourse),是言说和表达方式,“话语”是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语言互动及书面文本、媒体文本等<sup>[4]</sup>。马克思主义话语,是指承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互动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sup>[5]</sup>。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需要基于纯文本,但如果仅仅局限于翻译之类的纯文本或者仅仅在少数学者界交流纯文本话语,则难以言说人民的力量和心声;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是可以转化为活生生的“老百姓”话语的,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与老百姓的心声相结合,创新为新形式的人民理论,那么就更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般性的理论(通过译本传递),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创新,表述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sup>[6]</sup>,这样,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就清晰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生动具体。“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讲的是老百姓的话,用的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词。就当下而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新形式表述出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体现。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世界,需要话语创新。目前,世界话语一方面进入非常复杂的争辩式表达场,另一方面又进入话语退场式境地。资本主义代表人类发展终极道路的神话正被其自身的困境所打破,西方道路信奉者的话语表达已开始分化,普世价值话语体系的追随者逐步减少,西方话场中的一部分人通过与中国的话语互动进而了解中国;西方话场中的另一些人仍坚持“资本主义”的“正宗”话语,并形成了一套判断他国状况的语言沟通形式。在这种话语体系的影响下,西方把“封建”“专制”的标签

贴于他国之上;在话语交流方面已经脱离了中国发展,西方不能正视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民主法制的发展。在由中国发起和组建的国际组织中,把中国视为“威胁”“对手”的一些国家选择退场,在话语交流上选择自我“隔离”,由此,中国越来越了解世界,这些国家却越来越不了解中国。

世界话语具有阶级性、价值性,不同立场的话语交锋是为了赢得引导世界的主动权。杜勒斯“和平演变”思想经美英等国的广播电台传播,经刊物媒体有意渲染,经政治、文化话语互动和文本、语言渗透,40年的时间“说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有直接的影响<sup>[7](P28-132)</sup>。“民主输出”“倡导自由”“财富诱因”等构成“国际大气候”的话语表达,当这一话语与苏联东欧的国内矛盾话语碰撞,“演变”的话语就应验了它的力量,颓废了人心,虚无了历史,摧毁了信念。从正能量事例来看,国际国内话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跟进和交流,促成了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联合国宪章;<sup>①</sup>一起来交流、叙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共同的历史正义行动就这样呈现了出来<sup>[8]</sup>。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社会意识已经具有检视西方哲学主导思维方式的力量,对“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绝对民主”已经具有理性的批判力,目前我国话语所聚焦的是中国道路、中国式民主等<sup>[9]</sup>。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正在生成并趋向成熟。“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新的术语和范畴,正在表征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对世界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第四,阐述马克思主义新成果新飞跃,需要话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了带有时代化特征的新理论新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方面都呈现了原创性贡献,这些都需要新表达。学术研究有必要

突破原有的文本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原有经典文本的研究,而缺乏当代问题意识,就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嫁接与拼凑之中;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用原有的文本覆盖后面的发展,就会把文本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历史割裂开来,话语承载的真理就没有了<sup>[10]</sup>。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需要理论并能产生理论的时代。相应地,我们的学术话语需要研究新文本,把旧文本、新文本、新实践贯通起来解释;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构建反映中国发展的话语体系,并能以新话语激励新奋斗,铸就新历史,以创新的话语与世界交流。“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sup>[11]</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方法论自觉的指针<sup>[12]</sup>。

## 二、从人民的需要中提炼话题

话题从问题开始,谈论的是主体所发现的问题、所研究的问题、需解决的问题。把话题上升到价值来研究,考究的是话题所揭示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是哪个阶层所关心的问题?它所聚焦的对象是不是新阶段的新矛盾?话题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不同阶级谈论的话题不一样。一般而言,人民群众谈论的话题呼唤历史的整体正义。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其话题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早期资产阶级谈论的话题是“自由”“公平”“个性”“宪政”,同期的封建地主、贵族等既得利益阶层谈论的话题是“垄断”“等级”“统治”,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两大对立的话题围绕的是国家政权如何应对劳动力买卖。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诉求,通过性能文本交流等形式在其阶级内部传播,也通过阶级之间的对话、论战等形式渗透到其他阶层,最终资产阶级获得社会话语权,其标识性话题印证了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

想的影响力,也为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sup>[7](P14-48)</sup>。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新的问题随即出现——劳资矛盾,它取代了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处理这一矛盾仍然采用“自由”“公平”“个性”“宪政”这些老话题,仍然宣传资本的公平正义、资本剥削这一形式的终极合理性,没有站在雇佣工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解决劳资矛盾。

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了劳资矛盾这一新问题,资产阶级受话题束缚,话语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指责和道德要求;应该基于无产阶级的需要来构建解决劳资矛盾的新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最伟大的、最具正义的解决方法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提炼出来最响亮的话题就是“共产党宣言”。此话题一出,影响力随阶级诉求而骤增: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宣言”这一话题传递本阶级的社会情感、目标追求,资产阶级也在阅读和了解“幽灵”“怪影”的真实意图。无产阶级思想政治诉求从内向外扩散,思想的影响力借助话题而增强,旧势力在新话题面前更加恐慌:“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神圣地驱除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sup>[13]②</sup>

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列宁遇到了如何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把握“国家的本质”“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原理,这些原理汇集成“国家与革命”<sup>③</sup>这一话题。此话题引导更多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顺应历史潮流深入思考和阐释“国家与革命”,也唤醒了民众投身到实现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建立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sup>④</sup>这一话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话题涉及的具体内容的解读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的历史和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驳资产阶级专政”“驳‘左’倾空谈主义”“驳顽固派”“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四个时期”“文化性质问题上偏向”<sup>⑤</sup>等。“新民主主义”这一话题,聚集了党心民心,中国道路清晰可见。

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关键问题,考虑的是早日建成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话题<sup>[14]</sup>。这一话题来自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速度问题,新话题突破了原来苏联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引导理论界思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引发理论探究与思想解放。江泽民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标识性话题。此话题引导执政党保持先进性、加强执政能力,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sup>[15]</sup>。胡锦涛思考了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话题。话题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和平发展”等多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sup>[16]</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问题,提出“中国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话题。话题在“四个全面”“主要矛盾转化”“五位一体”“精准扶贫”“七大思维”“新时代”“四个自信”“党是领导一切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伟大”“四个全面”“八项规定”等方面展开,话题引导发展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塑形和指导中国道路朝着人类正义的共产主义迈进<sup>[17]</sup>。

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话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马克思主义话题是对人民群众所关心问题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中概括话题、提出话题。话题是新理论解决问题的浓缩,又为解决新问题留下理论

发展和行动的空间。第二,无产阶级领袖话题与人民话题具有一致性。领袖的话题来源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且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和回答,由此,领袖话题也就转化为群众话题。第三,马克思主义话题紧扣时代问题。马克思抓住“劳资矛盾”来确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话题;列宁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中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话题是“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话题揭示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习近平的话题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扣,直面现实问题。第四,马克思主义话题在群众实践中接受检验,形成标识性的时代话题。话题的起点与终点面向的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参与话题互动,并引导社会意识;话题既有主观逻辑建构,又有合理性的大众话题展开。

### 三、话语构成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凸显新发展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内容是话题对接实践的新方案新主张,是沿话题深入研究问题后的新发现新理论的言语系统,是以史为镜塑形社会的价值尺度的言语系统。

如何构建话语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好的典范。《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话语内容“资产者和无产者”,新的发现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个话语内容“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讲述共产党人塑形社会的使命是“消灭私有制”;第三个话语内容“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讲述批判地对待各种“社会主义”;第四个话语内容“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讲述“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18]</sup>。《共产党宣言》以新的话语内容张扬无产阶级的话语权<sup>[19]</sup>,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社会问题,以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诉求重新发现了历史,以新的话语内容引导社会力量塑造人类解放的历史。

自此,中国共产党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话语内容构成的方法,一方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实践作出新解释;另一方面针对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凸显新理论的时代价值和内容力量。

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提倡:“我们的社会运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相交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sup>[20]</sup>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的一个功能是,通过文本话语、交流话语激发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构建中国革命的新方法新方案;新方案与马克思主义一般方法具有一致性,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已经具有指导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这对于引导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产生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是相向而为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是动态的,既有一般理论,又有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sup>[21]</sup>。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概括;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新历史方位”“主要矛盾转化”等的科学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话语的新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容建构,既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原理,又有自身的理论发展。这种方法带来的效果是双重的,既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出深刻的分析,增强理论自信,又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提出新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新话语的理论魅力。

相反,基于资本主义价值的西方话语在世界场域越来越乏力,其“民主”话语也难以输出、嫁接到另一时空。跨越时空的空洞的“民主”,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例如,阿富汗塔利班就反对美国用“输出民主”改变其文化。“民主”脱离社会规律,脱离具体问题,话语就“肌无力”。虽然“场外征用”具有学科的合理性与学术话语共同的范式性<sup>[12]</sup>,但是话语内容的延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有的定义。如果说,资本主义价值观下的“资本逻辑”“民主”没有在更多地域被接纳,也是其话语内容的空洞无力所致,那么马克思

主义话语在中国和其他地域发扬光大,那是因其话语内容是活的、是更新的,即活出了新理论,更新出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讲实话、出新话,是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的方法,既要通过丰富话语内容提升话语的内涵,又要提升话题的理论水平、理解逻辑和愿景信息,使话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最为重要的是,话题内容紧扣问题,扎根具体实际,提出新理论。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要围绕中国具体实际,具体揭示和解释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在揭示中国特色的同时,话语内容还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把中国经验与社会发展规律关联起来,把中国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使中国式发展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体系之中。

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新内容。旧理论一般是为解决旧问题而产生的,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问题,新问题是旧理论没有完全涵盖的,必须用新理论来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魅力在于常新,还在于不断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新问题。“一切划时代的体系”,“都是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sup>[22]</sup>。习近平指出:“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sup>[23]</sup>

所以,马克思主义话语要重视内容创新。近年来,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挖掘了一些新词,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引入了一些新词,一些学者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话语形式,应当说,这对于理论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话语体系本身,不能在理论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容易陷入话语创新的形式主义<sup>[10]</sup>。话语内容创新与思想创新是一致的,根据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主要矛盾,从理论上提出新概括,才是话语内容创新。

#### 四、话语表达既要阐述一般原理又要宣讲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话语表达是阐述新思想的途径,黑格尔曾对它的作用进行过深刻分析。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表示,柏拉图“常常只是在陈述古人的哲学”,好像并没有在讲他自己的哲学,殊不知在他的独特陈述里,把“古人的哲学加以发展了”<sup>[24]</sup>。黑格尔给我们的启示是:话语表达不是简单地说原话,而是创新了思想。话语表达的吸引力在于针对现实阐释出新意。话语要传递和反映出新思想,如果只是一味地重复,话语就没有了力量。

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失去群众的原因之一,是把话语变成了对“现存”的简单辩护,而没有去揭示现实的矛盾,难以讲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片面夸大话语对普遍性的诠释,而没有表述解决特殊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话语表达不能激起社会回应。

在一定时期内,“说什么”“怎么说”,直接影响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话语表达也会营造一种心理氛围和情感氛围,进而形成社会群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风气不断向好的方向转变,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涉及的“爱国”“八项规定”“反腐”“光盘行动”等主题有关。一旦形成新的话语表达,就会形成对应的思维定式,从而增强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也是话题和话语内容“怎么说”的问题。话语表达不是一个纯粹的“言语”问题,关系到对内对外把话说透,把内容阐释清楚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提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25]</sup>

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就是“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说服人”就是要求话语“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根本”意味着新理论的表述要围绕和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彻底的理论”意味着能用科学理论解答现实中的新问题,“能

用正确的概念去分析”<sup>[26]</sup>。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这是话语表达的遵循。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又用发展了的新原理新范畴来表征新关系,这一话语表达方式易于把理说明、把理说透,人民也乐于接受。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表述,总的理论框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但对主要矛盾的分析不是局限在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系框架内,而是扩展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层面上<sup>[27]</sup>,是用新理论表达了新关系。

历史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问题,并用新理论构建解决问题的框架,这一话语表达方法从毛泽东那里就开始了。《矛盾论》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这一问题而作的,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又提出了新的“两类宇宙观”,根据新理论,把教条主义归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宇宙观”,警示我们要用辩证法去看中国问题,话语表达显示出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逻辑,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矛盾论》承认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又独立形成中国元素的“矛盾特殊性”观点,以此来论证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道路的特殊性<sup>[28]</sup>,建构了用创新理论解决新问题的话语表达方法。

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要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讲出新话、实话,坚持话语表达的辩证法。习近平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sup>[29]</sup>

“讲好中国故事”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一种好形式。从国际上来讲,“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和欢迎社会主义中国;从国内

来讲,“讲好中国故事”,是向大众传播正能量,形成一种正义和正气的氛围,是向典型学习的过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毛泽东指出:“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sup>[30]</sup>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故事蕴涵必然性,故事启迪人们认识规律。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基本方法是:用中国立场、中国价值来讲。成功的中国故事是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的结果,绝不是西方表达方式的“克隆”;成功的中国故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达才具有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性。用西方话语讲中国故事,就会把中国自己的创造变成西方成果的复制,就会带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原创性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指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sup>[31]</sup>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是一个战略任务。习近平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sup>[32]</sup>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需要具有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价值倾向的话语具有抵触性,我们的话语要打通这种“隔阂”,从思想沟通开始,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并“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进而“展现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sup>[32]</sup>。

## 五、不断推进“术语革命”

恩格斯在《资本论》序言中,对马克思使用新术语揭示资本关系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从理论上分析术语革命的必要:“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sup>[33]</sup>。列宁对术语(概念)的形成有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应该从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对“概念”的认识,以“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要再从“现象的外在

性深入到实体”<sup>[34]</sup>。列宁强调,要从实践中提炼术语,不断突破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而形成反映内在关系的范畴,同时提醒大家要注意术语的时代性和对应性,不断进行术语革命<sup>[35]</sup>。毛泽东有意识地进行术语革命,用新术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反对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话题内涵与“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术语关联起来,提高人们反对本本主义的自觉性。习近平对于术语革命也有具体要求,他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sup>[29]</sup>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不断进行“术语革命”的过程。新术语的形成是在原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基础上的新凝练新概括。新概念标志着对新阶段的新认识,标志着党创新性理论的形成。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术语,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国情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新认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及对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sup>[36]</sup>。一般而言,对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判断的概念会引发其他相关概念的重塑并引发对核心概念的新解释新发现。如,“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新历史方位”“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等都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术语的完善、补充和深化。

“术语革命”并非总是以新代旧,继承改造也是术语革命的方式。对旧概念旧范式注入新时代的元素,使其具有时代的使命、新的价值旨归、特定目标导向,由此新的术语也就形成了。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十二个基本范畴,都是人类文明史中出现过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围内来理解才有了新

的诠释,有了全新的内容<sup>[10]</sup>。

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术语革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任何有生命力的术语都是现实的提炼。话语体系创新绝不是概念游戏,不能把严肃的学术问题变为概念口号,术语革命实质内容是新概念的提出,通过新旧概念之间的关系延展思想、体现理论发展。第二,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的概念上”,而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形成新的话语体系<sup>[37]</sup>。第三,“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促进话题和术语的转化。话题往往是术语的大众化、精简化、通俗化,术语转为话题说明术语已被大众所接受,形成强大的社会意识,继而促进社会发展;话题理论化系统化则形成“术语”,“术语”标志理论成熟并能作为实践的指针。

#### [注释]

- ① 2017年11月2日,中国提出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写入了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有关决议,以后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其他决议之中。
-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中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8页。“幽灵”译文为“怪影”。
- ③ 参阅《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列宁《国家与革命》1918年首次出版,该书总结了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 ④ 参阅《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演讲上首次提出,演讲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2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解放》,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论”谈了十五个问题,由此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1:534.
- [4] [英]乔纳斯·波特,[英]玛格丽特·韦斯雷尔. 话语和社会心理学[M]. 肖文明,吴新利,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 [5] 邹绍清. 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变革:科学发展观统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方法论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3):130-137.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
- [7] 蒋显荣. 超越现代西方管理思想[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
- [8] 曹泳鑫. 世界历史、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9):89-96,160.
- [9] 蒋显荣,侯彭振. 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社会发展动力认识的原创性贡献[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46-54.
- [10] 丰子义. 从话语体系建设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J]. 哲学研究,2017(7):123-126.
-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J]. 党建,2016(6):4-6.
- [12] 孙麾.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呼唤方法论自觉[N]. 光明日报,2016-08-03.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 [14] 闪月,刘占祥. 邓小平同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生成语境、基本问题及时代价值[J]. 重庆社会科学,2021(8):40-52.
- [15] 李铁映. 在实践探索基础上大力推进理论探索[J]. 求是,2003(12):4-6.
- [16] 祝黄河,冯霞. 科学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发规律认识的丰富发展[N]. 人民日报,2011-11-23.
- [17] 吴家庆,陈德祥.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7):5-14,163.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307.
- [19] 赵万江,杨雨林. 《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权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4-41.
- [20]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 [21] 陈浩凯,张可荣. 树立正确党史观:原理、原则与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8.
- [22] 胡锦涛.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6.
- [24]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贺麟,王太庆,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26] Brown A R R. A natural science of society[M].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and the Falcon's Wing Press, 1957:28.
- [27] 李国泉. 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规律的科学把握[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6.
- [28] 王南湜. 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2010(3):17-29,220.
- [2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5-19.
- [3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6.
- [3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1.
- [32] 习近平.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EB/OL]. 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zhuangu/2021-06/02/c\\_1127522386.htm](http://www.qstheory.cn/zhuangu/2021-06/02/c_1127522386.htm).
-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34] 列宁. 哲学笔记[M]. 林利,等,译校.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75.
- [35] 李永新. 意识形态:从批判术语到独立论域:论马克思、列宁和青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2):167-175.
- [36] 金民卿.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与习近平理论创新的话语建构特色[J]. 前线,2017(1):12-18.
- [37] 陈先达.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EB/O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http://www.scio.gov.cn/m/zhzc/10/Document/1455670/1455670.htm?eqid=8585632400538520000003642e206f>.